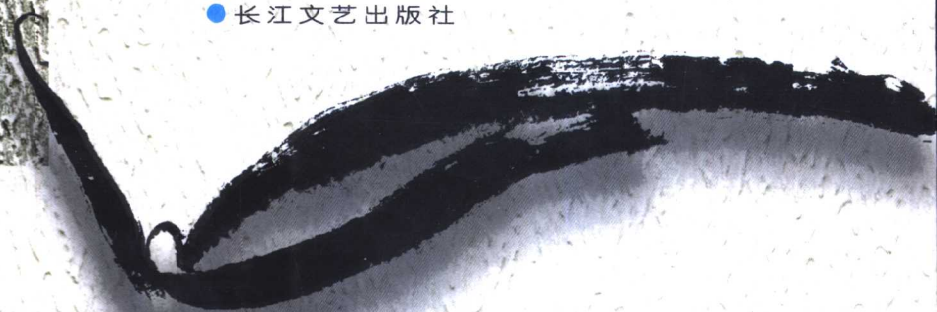


王跃文 作品精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王跃文

作品精选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跃文作品精选/王跃文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54-2582-8

I. 王…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3446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尹志勇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9—11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十堰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375 插页:2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350千字 印数:1—15000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油糊辣子葱姜蒜 (自序)

葱姜蒜世人都是识得的，油糊辣子却是敝乡独有的风味。干红辣子，切成小段，文火焙炒，伴以素油。眼见得辣子香脆了，倒入擂钵捣碎。擂钵需是土陶的，擂捶得用硬木的。陈年老擂钵擂出的油糊辣子，口感更好。做油糊辣子很有讲究，须焙炒得法，脆而不焦。擂时得使暗劲，捣得越碎越好。上好的油糊辣子，多淋些素油，黏稠红亮，见着饕人。敝乡口味重，不论小炒凉拌，少不了放油糊辣子。逢年过节，十几个碗碟上桌，满堂红光。单放辣子还不够，葱姜蒜也是少不得的。

敝乡好吃狗肉，我做的小炒狗肉，很得朋友赞许。这朋友应是南方人，不是湖南蛮子，也离不得云贵川鄂。我炒菜没跟过师傅，全凭自己悟性。欲具此等悟性，首先是得好吃。喜欢操勺下厨的，多半属饕餮之徒。小炒狗肉，最好选带皮肉，切成小丁，先滚水过了，去血除腥。再将素油烧老，入锅爆炒。炒至七成熟，淋白酒少许，佐以香桂，盖了锅子，拿文火去焖。火候到了，放入葱段、姜丝、油糊辣子，飞快起锅。若有花椒嫩叶放些进去，香味更浓。花椒叶难得碰上，摘老村橘叶切丝亦可充之。

我别样得意之作是炒水鸭，手法大抵同上，只是不放椒叶或橘叶，生蒜籽却断不可少。倘若拿黄豆炒水鸭，这道菜就更绝了。先将黄豆炒得酥脆喷香备用，待鸭子火候刚好，混入拌匀，稍稍一焖，加上油糊辣子葱姜蒜，即可盛盘。我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总喜欢把甜面酱换成辣椒油，叫人大惑不解。胃是自己的水土养成的，真没办法。

因为口味重，敝乡父老吃饭，少有不大汗淋漓的。乡村文化



有些凝滞，大家遇着同样场景，都会说同样的话，代代如此。比方下了太阳雨，总有人会说：边出太阳边落雨，皇帝老儿嫁满女。遇着别人吃饭流汗，有人就会说：牛变的，辛苦命。因为牛鼻尖上的汗总是不干的。乡下谁又不是辛苦人呢？我做了几十年的城里人，如今吃饭弄不好就汗流浹背。自然是个辛苦命。

夫人虽是湖南人，却自小生长粤桂，口味清淡。她老是笑话我，说我炒菜的绝招就是油糊辣子葱姜蒜，但凡辛辣刺激的佐料，尽数放齐。她居然还无限上纲，说我的写作亦是如此，辛辣得要命，又不怕刺激人。我却自嘲道：在下勺中几味，祛邪驱毒，通气醒脑，好比医家猛药。

目录

1 油糊辣子葱姜蒜（自序）

1 也算爱情

32 漫天芦花

79 无头无尾的故事

102 平常日子

121 天气不好

138 很想潇洒

164 旧约之失

206 无雪之冬

239 蜗牛

281 朝夕之间

340 没这回事

377 雾失故园

402 夜色温柔

425 结局或开始



也算爱情

吃了晚饭，李解放只穿了件白短裤，肩上搭了条毛巾，去山下的青龙潭洗澡。李解放总恨自己长得太白，难得同金鸡坳的社员群众打成一片。他很羡慕工作队女队长吴丹心那张黝黑的脸，亮亮的就像早晨的茄子。

初到金鸡坳那天，吴丹心带着工作队员往大队部门口的坪里一站，社员们的目光不在队长吴丹心身上，只是望着队员李解放。那些年轻的姑娘，你戳戳我，我拍拍你，嘻嘻哈哈，眼睛却都瞟着李解放。李解放的脸便在六月的阳光下白里透红，红里冒汗。他被弄得手足无措，无地自容。吴丹心白了他一眼，才向社员同志们传达上级精神。那天吴丹心关于批林批孔的长篇大论，李解放只听了个断断续续。他心里一直在打鼓。他发誓一定要把自己晒黑，比她吴丹心更黑，就像那些浑身如炭的革命老农。从第二天起，他便像这里所有男社员一样，光着膀子上山下田。

也算爱情

工作队总共五人，分散住在几个生产队。队长吴丹心同李解放住在三队。吴丹心住在社员刘向群家，李解放住在刘世吉家。两个刘家都是三队根正苗红的贫农，他们的房子紧挨着。那是两栋摇摇欲坠的老木屋，柱子壁板都已发黑。李解放是工作队的文书，同队长住在一个队是为了工作需要。副队长向克富住一队，一队靠近大队部。队员舒军和王永龙一个住六队，一个住八队。五个人都是从县里有关单位抽来的。

今天李解放同社员们一道蹲在山坡上翻了一天的红薯藤。李解放是头一次干这种农活，不会干，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他心里有些紧张，却不敢请教吴丹心。因为吴丹心批评过他像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老二。孔老二是要批倒批臭的，可见性质多么严重。吴丹心成天板着脸孔，总是开批判会的那种表情。李解放不敢向任何人求教，可他相信眼睛是师傅，看看社员们怎么做吧。

到了山坡上，照例是由三队队长刘大满带领大家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刘大满谦恭地望望吴丹心，见女工作队长点了点头，他才清清嗓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社员们便跟着说：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声音不太洪亮，也不太齐整。吴丹心皱着眉头环视一圈。刘大满忙点头向她赔笑。李解放却想刘大满今天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有些不对题，但还是在心里原谅了这位文化不高的老实农民。刘大满接着说：“这个这个红薯藤的毛根，好比资本主义，它们吃社会主义，危害社会主义。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的劳动果实，就要扯掉这些毛根。下面，请吴队长讲话。”

吴丹心甩了甩长辫子，说：“刘大满同志的认识水平很高。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翻红薯藤的重大政治意义。资本主义的毛根，比资本主义的杂草危害更大，它同社会主义的劳动果实争养分，损公肥私，罪大恶极。开始吧，同志们。”

刘大满又交待社员同志们警醒些，怕有蛇。刘大满说得轻巧，社员们也不在意，李解放心里却麻了起来。社员们三三两两蹲下，扯起红薯藤，翻过来，让藤上的毛根朝着天。李解放这才明白，翻红薯藤是为了保证养分集中供应红薯，提高薯的产量。李解放私下又想，这毛根应叫须根，说毛根太土了。这个念头刚一闪过，他又立即暗自检讨，不该嘲笑农民群众。他便越来越觉得吴丹心平日对自己的批评是正确的，他的脑子里总脱不了臭知识分子的酸气。李解放一边在心里狠斗自己灵魂深处一闪念，一边飞快地动作，生怕落在社员们后面。他甚至不怕蛇了，还巴不得碰上一条蛇。他想这会儿真有一条蛇从他身边爬过，他会飞快



地扬起手掌朝那蛇的七寸劈去。一会儿工夫，身后一大片的红薯藤都朝了天。望着大片白色的须根在烈日下慢慢地蔫下去，李解放内心充满了战斗的欢乐。资本主义气息奄奄，社会主义蒸蒸日上。

李解放用口哨吹着革命歌曲，往山下的青龙潭飞跑。出了一天的汗，浑身毛孔都舒展着，格外畅快。他跑着跑着，内心就涌起了革命诗情，想起了毛主席的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青龙潭，平静的水面上泛着粉红色雾霭。山风吹过，凉爽的水汽直往人皮肉里钻。李解放摆出一副大无畏的英雄架势，双手举过顶，一个猛子扎下去。可是，他立即觉得裤子里鼓满了水，往后一拖，屁股便光着了。他忙闷在水里提起裤子，才慢慢浮出水面。他内心的诗情早荡然无存了，慌忙地往四周张望，似乎水潭边围满了男女社员，都在偷看他的光屁股。

潭岸上没有人。偌大一个水潭，这会儿只有他李解放一个人。他索性脱下裤子，用毛巾浑身擦了起来。低头往水里一看，见自己腰部以上和大腿以下已经晒黑，中间一节仍白生生的就像瓠瓜。整个人就像黑白相间的标杆。他无缘无故想到了吴丹心。心想那女人再怎么黑得革命，也只是脸黑手黑，身上仍是白的吧。今天中午休息时，他搬了张长凳，放在刘世吉家的屋檐下睡午觉，迷迷糊糊地看见对面刘向群家厢房门口的长凳上伸出一条腿来，半弯着。那条腿的裤子卷得高，可以望见裤管里面的白色。李解放马上想到那是一条女人的腿，接着就断定那是吴丹心的腿。吴丹心就住在那间房里。李解放没有瞌睡了，眯着眼睛装睡，一直觑着那条半弯着的腿。他想吴丹心里面其实还是很白。那会儿太阳很毒，晒得老木屋喳喳作响。山村更显宁静，李解放便在宁静中偷偷望着吴丹心的腿，琢磨着她身上其他部位的白。

响起了一阵吆喝声，就有几个穿短裤的男人出现在潭边了。李解放忙闷进水里穿裤子，可裤子拉了一半遇上了阻力。原来他



的某个部位刚才中了那白色的资产阶级的邪念，正高高地昂起。他便闷在水里，咬紧牙关，直逼得自己双耳发响。那资产阶级小尾巴这才气急败坏地蔫将下去。李解放呼地钻出水面，掀起高高的水花，牛一样喘着粗气。那几个男人都已下了水，同他打招呼，说李同志钻猛子好厉害，当得潜水员。李解放笑笑，说关键在于革命斗志。有个人胆大，却说，钻猛子靠的是肚子里憋的那口气，和革命斗志有卵关系。几个社员都笑了起来，怪异地望着李解放。李解放只当没听见，又钻进了水里。他闷在水里想，同他们争个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革命斗志同我卵关系！

李解放钻出水面，往岸边游去。他还得同吴丹心一道去大队部开会，今晚工作队全体人员要碰碰头。他爬上岸，猛一低头，吓了一跳。原来湿漉漉的白短裤紧贴着身子，那地方一团漆黑。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没法这么走回去。

他只好又回到水里。心里急得不行，怕太迟了吴丹心又会找他麻烦的。他想这女人其实很漂亮的，眼睛大大的，脸盘儿黑里透着红色，红里透着黑，两条辫子又黑又粗，那嘴皮上的皱皱儿水汪汪的，就像熟透的杨梅，叫人想吃。可他就是怕她。

也
算
爱
情
那几个男人都已上岸了，可他仍不敢上去。他没有了钻猛子的兴趣，也没有了游泳的兴趣。他倒是想起了刘文采家的水牢，有种坐水牢感觉了。那恶霸地主真的很坏，想出了水牢这惨无人道的毒办法。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下来，他才怯生生地爬上岸去。自己低头一看，分明看不清那团漆黑了，可心里仍是虚，便将右手放在身前，毛巾搭在手上，遮掩着下面。

远远的就见吴丹心背着手，在刘家场院里焦急地踱来踱去。李解放飞快地跑进屋去，换了衣服，拿了手电。出来时，见吴丹心已经走在前面了。李解放打着手电，跟在吴丹心后面。三队离大队部有四华里远，得翻过一座山。李解放心里很慌，想说些什



么，可吴丹心一言不发，他也不知说什么好。他怕吴丹心问他为什么洗个澡洗了这么久。如果他如实说出来就等于在女队长面前耍流氓了，如果编造个理由就是欺骗领导。

走过白天出工的那片红薯地，李解放终于找出一句话来，说：“吴队长慢点，怕蛇啊。”吴丹心冷冷地说：“蛇有什么可怕？资产阶级思想比毒蛇可怕十倍！”李解放不敢说话了，他不明白吴丹心说的资产阶级思想指的是什么。可他的确怕红薯地里突然钻出一条蛇来，便侧着身子，小心地照着吴丹心前面的路。山地坑坑洼洼，他身子总是摇摇摆摆，手电光便老是在红薯地和吴丹心的屁股上来回晃动。慢慢的李解放便只注意这女人的屁股了。山风很凉，蛙声满耳，流萤遍地。

到了大队部，其他几位队员已等在会议室了。他们见吴丹心板着脸，怕是出了什么事，或是上级又有什么重要精神下来了。吴丹心坐下来，默然一会儿，突然说：“今天会议先解决一个问题。李解放同志身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对他，对组织，都是很不利。我们先帮助帮助他。同志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吗？李解放今天洗澡洗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天天同农民群众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上晒黑了，弄脏了。这有什么不好？黑得光荣，黑得革命！劳动人民，身上脏得香，资产阶级，身上香得臭。可是他，硬是想把自己晒黑的皮肤洗白。他身上那股资产阶级少爷气，非常非常危险，我们再不帮助他，会毁掉一个同志。”

也算爱情

李解放早大汗淋漓了。他现在才明白吴丹心在路上说资产阶级思想比毒蛇可怕十倍是什么意思了。别说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单是洗三个小时澡比女人还女人，这就很让人难堪了。他当然不敢说白短裤湿了，下面一团漆黑，见不得人，只好挨到天黑才回去。这是什么话？耍流氓！多么严肃的会议？怎敢说这么下流的话？何况是要往思想深处挖根源，怎么能够说那些话？可总



得有个说法。要么要流氓，要么欺骗组织，他便只好欺骗组织了，说：“我洗澡的时候，突然肚子痛，痛得腰都直不了，在潭边蹲了好久。我知道自己不对，革命意志不坚强；连个肚子痛也捱不了。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生活习气。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指出来，给予批评，也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

副队长向克富接着发言：“李解放同志在我们工作队里文化水平最高。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他身上的臭知识分子气息。刚才他的自我检讨三言两语，貌似诚恳，实际上很不认真，很不深刻。你要挖根源，查灵魂。肚子痛，算什么理由？在那革命战争年代……”向克富约五十来岁，年纪最长，发言水平很高。他说起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的艰苦卓绝，很有感染力，就像他自己昨天才从战场上下来。

舒军和王永龙也都发了言，都把问题往严重处说。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越把李解放的问题说得严重，说明他们自己的政治水平越高。越到最后，发言的难度越大，因为别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吴丹心年纪轻轻，人倒老成，她想起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子，拿什么去区别他呢？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李解放同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肚子痛只是一个客观原因，问题出在主观。向克富同志说得好，在那血雨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时刻面对的是枪林弹雨，是严刑拷打，是流血牺牲。肚子痛，算什么？所以，问题出在灵魂深处……”

那天晚上的会议开得很晚。但到底开到什么时候，李解放不知道。因为整个工作队只有吴丹心有块上海手表，是她的军官丈夫给她买的。回来的路上，李解放尽量让手电光照着吴丹心前面的山路。尽量不让光束晃着她的屁股。他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确



很肮脏。两人默默走了一段，吴丹心突然问：“李解放，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李解放忙说：“哪里啊，没有意见。”

“你可以谈谈自己对我的看法嘛。”吴丹心的语气是少有的随和。

李解放说：“你对同志们要求很严，这是对的。”

沉默一阵，吴丹心说：“人家都说我长得太黑，你说呢？”

李解放说：“人黑心红啊。”

吴丹心说：“你是总也晒不黑啊。你再怎么晒，脱掉一层皮，又是白的。你再晒得黑也比别人白。”

李解放说：“所以我总比别人落后。”

吴丹心语气支吾起来，说：“其实，其实，人还是白些好看些，特别是女人。”

李解放没想到吴丹心今天会这么说话，不知怎么回答了。他不敢接过她的话头说下去，两人又沉默了。过会儿，吴丹心突然问：“你找朋友了吗？”

李解放不好意思了，说：“没有哩！我今年才二十三岁，晚婚年龄还差四岁。找朋友早了，影响革命工作。”

李解放等着吴丹心的表扬，可她却问：“我对你关心不够啊，请你原谅。你肚子还痛吗？需不需要明天去医院看一下？”

李解放忙说：“不要不要。你对我很关心。”

吴丹心又是半天一雷，说：“李解放，你……你其实人长得很漂亮。”

李解放脸喻地热了起来，说：“你长得漂亮。”

“我长得黑。”

“你黑得好看。”

“真的吗？”吴丹心停了下来，回头望着李解放。

“你真的黑得好看。”李解放见吴丹心望着他，那眼珠子在星



光下闪闪发亮。

吴丹心低头四处看看，说：“走累了，我俩歇歇吧。”

这正是他们白天翻红薯藤的那个山坡，路边有块石头，吴丹心先坐下了。李解放打着手电四处照照，找不到第二块石头，就站在那里。吴丹心叫他也坐一下，他便坐在了地上。吴丹心说天回凉了，坐地上不好，过来坐在石头上吧。李解放正迟疑着，吴丹心笑了，说：“李解放你封建，不敢和我坐在一起？”

李解放只好挨着她坐下了。两人紧挨着，李解放感觉有些乱。他平生第一次同一个女人挨得这么紧，而且都只穿着衬衣。李解放感觉这女人身上凉凉的，好舒服。吴丹心问：你肚子还痛吗？

李解放说：“不痛，我肚子不痛。”

“痛就要搞药吃。”吴丹心说。

“其实，我今天并不是肚子痛。”李解放脑子一热，鬼使神差说了这话。他想完了，吴丹心不骂死他才怪。

没想到吴丹心没有骂他，只侧过脸来，望着他，心平气和地问：“不是肚子痛，那是为什么？”

李解放说：“我没有带干净短裤去，结果天没黑，回不来了。”

吴丹心没听懂，问：“怎么回不来了？”

李解放低头说：“白短裤湿了，贴着肉，那里……那里漆黑的。”

吴丹心哈哈笑了起来。李解放紧张极了，弄不懂这女人的笑是什么意思。吴丹心笑了一阵，什么也不说了。两人都不说话。萤火虫围着他们飞舞，青蛙叫得令人心乱。李解放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像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突然，吴丹心转过身来，火辣辣地望着李解放，问：“敢吗？”

敢什么？李解放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嘴巴张得老大，惊恐万



状。

吴丹心一把抱了过来，说：“搞我！”

“不敢不敢，你是军婚。”李解放浑身直发抖。

吴丹心双手铁箍一样抱着李解放，说：“这里只有蛤蟆知道我俩的事。”

两人在红薯地里滚了起来。吴丹心喘着说：“解放，你是黄花伢儿，和我做这事亏不亏？”

李解放大汗直流，瓮声瓮气说：“不亏，不亏。吴队长你身上很白。”

吴丹心说：“我俩单独在一起，你不要喊我吴队长。我小名叫丹丹，好久没人叫了，你叫我丹丹吧。”

“丹丹你身上很白。”李解放说。

“没有你白。”吴丹心的双手很有劲，搂得李解放腰发酸。她是县里有名的铁姑娘。

“丹丹你身上有两个地方像杨梅。”李解放说。

“哪两个地方？”

“嘴唇和奶头。”

吴丹心呼吸更急了，嚷着说：“解放解放解放，你吃杨梅也
吧，你吃杨梅吧，我要你吃我的杨梅。”算

李解放便上上下下地吃杨梅，忙碌得只嫌少长了几张嘴巴。爱情
李解放再也听不到蛤蟆的鼓噪，耳边只有吴丹心怪怪的哼哼声。

两人搂着往山下走。吴丹心柔柔地弯在李解放的肩头，一点没有平日那高挽袖子横叉腰的影子。吴丹心细声细气说：“解放，我俩有了这事，今后明里对你要求就要更严些，免得别人怀疑。”

“要求严是对的。”李解放说。

吴丹心说：“你表现好些，我会培养你。”

李解放说：“我只要你给我杨梅吃就行了。”



吴丹心说：“杨梅有你吃的。这是鸦片烟，你吃上就戒不了的。”

“巴不得。”李解放说着便偏过头去咬吴丹心嘴巴上的杨梅。

吴丹心说：“再让你吃一口吧，快到了。”

李解放躺在床上，惊魂未定，呼吸仍是水牛样的粗。他爬了起来，趴在窗口，望着对面吴丹心那边的窗口，吴丹心可能还没有睡，那窗口有煤油灯光在闪动。夜很静，听得那边传来叮叮咚咚的水声。他想一定是吴丹心在洗着什么，直等到吴丹心的窗口黑了，他才回到床上。

想起红薯地里的事，李解放热得不行，嗓子发干。只觉得满耳是吴丹心的嗷嗷声。猛然想起白天里刘大满说红薯地里有蛇，李解放心头一紧，浑身发麻。刚才两人在地里滚来滚去，怎么就没有想到可能有蛇呢？李解放越想越怕，简直不敢回想红薯地里的。但又不由得他不去想，两人刚才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这会儿都涌进了他的脑海。慢慢地整个人都回到了那醉人的情境，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正躺在床上，身子禁不住动了起来。那蛇却无声地从他身边游过，擦着他的脖子，冷冷的，滑滑的。

也 李解放迷迷糊糊听到了催工的哨子声。马上传来刘大满的吆
算 喝：三队全体社员，上黑岩坡翻薯藤。李解放感到脑壳很重，想
爱 再睡一会儿。他知道他要等一会儿社员们才得出门的，就闭着眼
情 睛再懒一会儿。不想却沉沉睡去了。突然听到一阵女人严厉的叫
喊声：“李解放！李解放！”李解放一惊，飞快地爬了起来。原来
是吴丹心在外面叫他。

吴丹心铁青着脸，站在院子中央，望着李解放出了门：“你
是怎么回事？怎么总要落在社员群众后面？你要注意自己的身
份，你是工作队员，你得带头！”

10 李解放低着头，揉着眼睛，通红着脸。社员们都望着他。刘
大满见李解放这个样子，很难为情似的，说：“昨天晚上会开得



很晚吧？年轻人，瞌睡多。”李解放听说昨天晚上，心里就狂跳起来，脸红了，嘿嘿笑着。

走过昨晚那个地方，见一大片红薯地被拱得稀烂，李解放不敢看，脸上发烧。刘大满过去低头一会儿，说：“野猪拱的，野猪拱的。薯都还没有长好，就有野猪了。”

李解放想知道吴丹心是个什么表情，又不敢望她。却听见吴丹心没事似的问：“老刘，这山上有野猪？”

刘大满说：“有，有。野猪最讨厌，地里出什么拱什么。得安排人值夜了。”

吴丹心说：“有野猪就得防。要千方百计保卫劳动果实。”

见吴丹心如此从容，李解放也就不怕了。蹲在地上翻薯藤，脑子里总是昨晚的事儿，身上就躁得慌。那地方不安分了，短裤子顶了起来。幸好是蹲着的，不然那地方就会扬起革命风帆了。李解放只得飞快地动作，暗暗咬自己的舌头，想压住内心那股火。可怎么也不奏效，那资产阶级的小尾巴实在顽固。他便去想象地里的蛇，自己吓唬自己。这才让自己有了真正的恐惧，下面慢慢蔫了。

早工没多长时间，一会儿就散工了，大家赶回去吃早饭。李解放正好走在吴丹心的身后，忍不住望着她的屁股。她的屁股凉凉的，很光滑。李解放又不由得有些蠢蠢欲动了。他只好放慢脚步，一个人落到最后面去。

也算爱情

回到住户家，李解放不先去吃饭，拉开自己的帆布包，找了条紧身的短裤，贴身穿在里面。他怕一天到晚老为自己的不安分担心。

晚上，吴丹心和李解放参加三队的社员会，学习上级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精神。李解放坐在煤油灯下读文件，用县城里特有的普通话读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感觉特别庄严。这往往是李解放最得意的时候，因为在座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